



南宅子印象

□ 胡晓宣

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，槐树的叶子正沙沙地落。

天水城里，南宅子门楣上“副宪第”的匾额高悬，昭示着宅邸旧主人的不凡。它与对街的北宅子原为一体，两座宅子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相连，可称得上天水宅院中的经典。

宅院主人胡来缙，是明代秦州胡氏第六代传人，其先祖于明初随军落户天水。胡来缙官至山西按察司副使，正四品的风宪官，方营建此宅，“副宪第”之名，由此而来。

南宅子，五进三院的格局，因大门外临街的一棵千年古槐，当地人一度亲切地称其为“大槐树下”。

走进南宅子，时光会慢起来。这儿的砖瓦木石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，青砖是本地窑火煨出的沉稳，黛瓦有顺雨水而来的润泽，自有一种疏阔坦荡。这坦荡，恰如曾居于此的胡来缙、胡忻父子——万历年间有名的“父子乡贤”。宅院取北方四合形制，又自成一体。东西厢房采用天水本地“一坡水”构建，在官式建筑的庄重里，融入了因地制宜的智慧。“慈竹芳兰”的匾额悬在梁间，不是装饰，是渗入砖石的家风。

我习惯于走向东边小院，这里原是

书房，如今空余竹影婆娑，还有一张旧木椅，坐上去，木条轻响，像老宅的叹息。“槭朴英材”的匾额下，竹梅纹灯罩透出温润的光。时光在这里变得可触——干燥，颗粒分明，如细沙滑落。

曾经有六七年光阴，女儿在附近学舞蹈。每周六下午，她去上课的两小时，便是我徜徉在南宅子里的时光。盛夏蝉鸣如潮，阳光穿过槐叶，在地上洒满晃动的光斑。我坐在这儿，书摊膝上，心却飘到旁边的教室——她该在练习那个总也做不好的平转了吧。记得有次看她上课，到第三四个总是方向歪掉，老师让她沿着直线一遍遍重来……她咬着嘴唇，额头被汗水粘在鬓边。那时她才九岁。

在这座院落里，想着那个反复练习的身影。于是，我的等待，她的汗水，与宅子沉默的呼吸，在那些午后形成了美妙的共鸣。

时有外地朋友来访，见我穿庭过院熟稔的模样，总会打趣：“你莫不是这家后人？”我笑着摇头。无论是与不是，一座宅院承载的集体记忆，早已成为一方水土共同的情感根系。

如今这里是天水民俗博物馆。2500余件(套)藏品静默勾勒着往昔。若你来得巧，或许会在偏院邂逅一出皮

影戏，抑或，能听到后院飘来秦腔的苍凉之音。动静在此交融，古宅从容“活”着。

南宅子屋脊线条直率果断，檐角起翘利落却不失厚重。细看那些木作，厢房栏额上透雕的忍冬纹，枝叶连绵；倒座雀替上的螭龙，上半为龙，下半化草，灵动朴拙。过厅梁架融合了北方的抬梁式与南方的排山式，柱上云头纹圆转流畅，其风神与明式家具一脉相承。梁上留存的零星彩绘，牡丹、博古的图案在幽暗处低语。这宅子的一木一石，看似沉默，实则充满了对话——南北的，官民的，匠心与自然的。

女儿早已不学舞蹈。如今我再来，坐的还是廊檐，却不再计算下课的时间。时间在这里变得完整而安静，安静得能听见更多声音，梁间燕子的呢喃，风过门洞的音调变化，还有隐约的锣鼓。

朋友见我这儿太勤，有次忍不住问：“你就这么喜欢啊？”

“这里安静。”我说。

其实不止安静。这宅子记得，记得女儿第一次来时仰头看门楣的懵懂，记得她踮脚摸门环的雀跃，而它记得的，又何止是我？它记得胡氏父子的端方步履，记得皮影戏的开场锣鼓，记得所有凝视过它、又将它的光影纳入记忆的人们。

黄昏时，我最爱独坐后花园，叶隙间斑驳的光影里，胡家绣楼被高高低低围坐在中间。这是一座清代建筑，站在楼上看上去，可见槐荫院正厅后檐上匾额“秀拔成均”。院子有些空，在斜阳下显得格外开阔。落日为院墙镀金，又一丝丝抽离，突然就想起有本地老者说起南宅子：“如今这样，挺好。”这朴素的“挺好”，是民间对文脉最深的守护啊。

初冬的槐叶黄了大半，风一吹便簌簌落下。走出大门，市声如潮涌来。回望南宅子，它已沉入靛蓝的夜色，只有飞檐的轮廓依稀可辨。对街的北宅亮着灯，它们以不同的姿态，继续参与着古城的晨昏。

如同我一直喜欢着的这座宅子。它记得所有人的到来与离去——四百年前的主人，几十年前的孩子，今天的访客，都在同一个天井里踩过深浅不一的卵石铺地。也许城市深处的记忆，就是如此构成，无数个寻常黄昏，无数段在同一个空间短暂重叠却又各自延伸的人生。

生活便是如此，日复一日，在宏大与微小、古老与崭新之间，寻得平衡。

是的，明天，槐树叶还会继续落，南宅子，还会继续在那儿。当春天新芽萌发，当夏雨顺瓦沟滴落，当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走进又走出——它，始终稳稳当当。

古木新韵

□ 来进红

古树远不止是植物。它们是矗立的史书，根须中缠绕着千年的风霜雨雪。陕西黄陵的“黄帝手植柏”，以其五千周年龄见证了文明的肇始；山东曲阜的“先师手植桧”，用荣枯交替诉说绵延的文脉；山西洪洞的大槐树，浓荫下荫庇着无数游子“从何处来”的追问。而在水天一古民居，一株三百余年的蜡梅，每到寒冬便悄然绽放——那幽香浮动里，藏着时间最温柔的呼吸。

一棵树能告诉我们什么？1961年，在塞罕坝荒漠中发现那株高达二十米的落叶松时，“功勋树”的名字就此诞生。一棵树就是一个绿色的誓言：生命可以在此扎根，希望可以在此生生长。古树名木，是活着的文物，是土地的魂魄，它们以静默的姿态，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发展变迁。

一

去年七月，我前往白银市平川区。甫一出高铁站，“西北陶都”的气息便扑面而来——车站建筑如巨大的彩陶，仿佛一件从历史长河中打捞起的器皿，盛着几千年的陶土记忆。

陶瓷小镇的院落里，几株古柳垂下绿绦，每一棵都挂着专属“身份证”。微风拂过，柳枝轻摇，其下一盆盆花草点头致敬。这生机勃勃的绿意，与院内的明清瓷窑遗址形成奇妙对望：一边是活的年轮，一边是火的记忆。在非遗传承中心，从彩陶的朴拙到黑釉的深沉，陶器在变，那份手心的温度却从未冷却。

最动人的一个景象是，长72米的现代隧道窑与古瓷窑并肩而立，它

们宛如两棵不同年岁的大树，根，都深深扎在同一文化沃土里。

二

午后，我们寻到宝积路13号——白银市中心医院。这座始建于1958年的医院，住院楼后的绿化区里，几位保洁人员正弯腰清扫坡道；园丁修剪着枝叶，手势轻柔如梳妆。草木被安排得错落有致：乔木撑起天空，灌木填满空隙，草坪铺展温柔。而最珍贵的，是那些挂了牌的大树。

走近细看。牌子上，树名、树龄、习性一目了然。树龄逾五十年的合抱之木有六棵，三十八年树龄的二十棵。它们立于缓坡之上，而那一块块树牌，像一句轻轻的提醒：它们不只是风景，更是值得被认识、被尊重的生命。

三

夕阳西下，街巷渐次亮起灯火。我忽然明白：一座永远年轻的城市，不是靠忘记过去，而是靠温柔地记住——记住陶土里传承的手温，记住古树上刻写的年轮，记住每片绿叶呼吸的脉动。

守护绿色文脉，就是让古老的生命在今天依然蓬勃生长，带着所有的昨天，景行行止，走向枝叶扶疏的明天。

这便是古木的新韵：它们站在今天，根须却深扎在所有过往的四季里。而我们每个人，何尝不是一棵行走的树？年轮里藏着故事，枝叶间透着希望，在阳光下，努力长成自己该有的模样。

腊月赶集

□ 景协民

一

喝下一碗滚烫的腊八粥
腊月的集市便在数九严寒里开始沸腾
“紧腊月，慢正月”
风风火火走向新春的人们
迎着日子往前赶——
可不到大年三十那天
年货，总也办不完

一抬头，糖瓜已黏住小年
灶台边，忙忙碌碌的母亲
把一年来的牵挂
炸得金黄，蒸得滚烫
父亲又察看了一番新添的年货后
将心底的喜悦叠进一个个红包
叠出孙儿甜甜的笑脸
和那声脆生生的呼喊

贴春联的门框总嫌不够宽
灯笼和福字还要更红一点
而在每一条通往春天的路上
快速着的亲情，大包小包思念
正日夜兼程
奔向那个叫家的地方……

二

腊月的集市
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
平日里有的，都有
平日里没有的，也都有
没有什么时候的集市
比腊月更热闹、更丰富、更齐全

多出来的那些，都和过年有关
比如春联，福字，灯笼，年画
和其他所有物品一样
它们现在共同的名字叫——
年货

期盼中的年，总是最先来到
腊月熙熙攘攘的集市
又从集市上，走向万户千家
不信你看，赶集的人们正敲锣打鼓地
将心中的一份份喜庆
打包回家

春天的故事

□ 阎润文

脚步踉跄最后一片霜
衣角扬起时
柳芽偷偷露出了笑
跑过街角
迎春花撞进眼眸

跑过河岸
冰面裂开细缝
像故事刚起笔的温柔

说着笑着
掌心的温度
刚好接住
春天递来的第一句问候
而故事，不必急着写满
在你转身的刹那
春天
轻轻，落在你的肩头

春讯

□ 肖进雄

雪花给每道田垄签个名
贴在春节的门楣上
依次吐蕊的霜花
宛若剪纸中马尾飘逸的造型
春风打个滚儿
将腊月的味道装订成册
尔后
一部部折子戏陆续拉开帷幕

太平鼓的点数
敲热陇原大地的脉搏
站在高晓上
眺望敦煌沙砾的形状
聆听麦积晨钟的律动
打着滚儿的碌碌
在场院踏出串串马蹄

屋檐下的红灯笼
更像春天遗落的印章
一枚枚
落向墙情饱满的大地



秦漫陇原[中国画] 金长虹

百花

第3367期

本版联系电话：
0931-8159106
投稿邮箱：
gbbaih@126.com

见字如面

□ 吴玉琴

书，纸短情长”的远方。

邮递员来的日子，是许多人的节日。那抹邮政绿穿过操场时，总有人踮起脚尖张望，像极了老电影里面的一个画面：年轻的邮递员骑过油菜花田，铃声清脆，身后是金色的波浪。那绿色便这样驶进了记忆深处，载着远方近了，又载着此处远了。

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”“袖中一札书，欲寄双飞翼。”古人把信藏在鱼腹，托给归雁。到了我们这里，是铺开信纸，字斟句酌地写。写皱了，揉掉重来；写好了，对着灯光再看一遍。信的旅程要经历许多双手：写的、奇的、送的、收的。每一程都慢，慢到让思念在途中悄悄发酵，等展开

时，已醇厚得让人眼眶发热。

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白云舒卷，雁群南飞，锦书何日来，抚平千千结。等待回信的日子里，日子被拉成细长的丝线。来了邮递员，没有自己的信，日子都显得寡淡；若收到信，薄薄的信封能照亮整个房间。最动人的是信纸之外的东西——是写下“见字如面”时笔尖的微颤，是读到“一切安好”时长舒的那口气。

也曾读过很多令人感动的信，至今不忘。郑板桥叮嘱弟弟：“天寒冰冻时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……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”高尔基告诉儿子：“要是你在任何地方，任何时候，留给人们的都只是美好的东西……那你的生活会是轻

松和愉快的。”信纸很短，人生很长，那些话像种子，在岁月里默默生根。

见字如面。曾经，书信是浇灌我们长大的雨露，薄薄的信线给予了我们人生最初的滋养……轻抚邮筒微凉的外壳，我仿佛触到一封未寄出的旧信。忽然懂了：哪里是遗落在街角的旧物？它分明是时光砌成的驿站，收留过千万句“展信佳”，又目送过千万句“盼复”。那些被它守护过的思念、迟疑、炽热与等待，那些被传递的温暖和慰藉，早已化成我们血脉里温热的印记。寒来暑往，岁月更迭，它静静地站在流转的时光里——不言不语，却为我们见证着所有郑重其事的温柔。

见字如面。勿念勿忘。

地铁里的晨昏

□ 许伟锋

穿行于黄河之畔的兰州地铁，不仅串联起城市的晨昏，更盛满了人们的细碎日常。

清晨的地铁，是生活最鲜活的开篇。早高峰时段，车厢内，拥挤的人群中，有人轻靠扶手闭目小憩，睫毛上沾着未褪的倦意，呼吸间满是晨起的慵懒；更多人则专注于手机，指尖飞快划动，在通勤的时光里，守着一方属于自己的独处天地。报站器的提示声反复回荡，间或夹杂着几声轻咳，满车厢的人各守一隅，咫尺之间虽有浅浅的沉默，却无尴尬的疏离。没有多余的寒暄，鲜有刻意的对视，每个人的心中，都装着各自的生计与期许，藏着为生活奔波的真实模样。

正午时分，地铁里渐渐褪去拥挤匆忙，多了几分闲适。提着保温饭盒的阿姨们结伴同行，地道的兰州方言声声入耳，聊着菜市场的物价起伏，说着孙辈的日常，话语间满是细碎的牵挂与朴实的幸福。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凑坐在一起，脑袋相抵，小声探讨着难解的题目，笔尖在草稿纸上不停游走，偶尔的笑闹声，透着青年人独有的鲜活朝气。多数人依旧习

惯低头看手机，刷新闻、看视频、回消息，屏幕成了自我与世界连接的纽带，即便比邻而坐，心也各安一隅，热闹与孤寂就这样悄然共生，平和而不违和。

暮色渐浓，黄河两岸被夕阳染成暖金色，地铁里满是奔赴归途的身影。车门一次次开合，有人匆匆下车，脚步轻快地奔向家中的温热饭菜，眼底藏着掩不住的急切；有人缓缓上车，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，轻靠椅背，卸下一天的忙碌与疲惫，静静休憩。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蹒跚上车，刚下班的小伙子立刻起身，快步上前搀扶：“大爷，您快坐。”老人笑着道谢落座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，从兰州早晚的温差，说到地铁出行的便捷，平淡的话语里，没有刻意的寒暄，却藏着质朴纯粹的人情味，温暖了漫漫归途。

这一条钢铁脉络，如一方生活舞台，日复一日上演着普通人的日常琐碎。它载着鲜活的生活气息穿行在城市的朝朝暮暮，裹挟着细腻的温度走过岁岁年年，既藏着城市的温柔底色，也装着每一个普通人对生活最真挚的热爱与坚守。

“花儿”漫河州

□ 张光业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古人那份炽热情感，在《诗经·国风》的开篇中便以文字定格。

《关雎》的遗韵吹拂辽阔壮美的河州大地。漫山遍野蓬勃生长的艺术奇葩“花儿”，便开始撩动人眼，荡漾思绪……那辽远的古风，仿若吹过千卷史册，拂过一行行被岁月浸润的文字，又在河州旷野飘来的“花儿”中悄然重现、复活。

这里许多人开口就能歌唱。“河州花儿”，也早已声播四海。当那歌声如清风吹过山岗时，草木摇曳生姿，万物仿佛也随之附和，顷刻间，音韵应声而起，在岷梁沟壑间回荡、弥漫；庄稼悄然拔节灌浆，柳枝吐绿披新装，炊烟袅袅升起，生活充满烟火气……老百姓的日子愈发红火兴旺。

《河州大令》《河州二令》《河州三令》《水红花令》《尕马儿令》……令人眼花缭乱的曲令，如仙女散花般飘落河州大地。天空、田野、山谷……处处是“花儿”的海洋、“花儿”的世界。生活于此的人们，像是一朵朵姿态各异、别具风情的花儿，抑或是

一个个风度翩翩的少年。山岗上、树林间、沟谷里……在河州的每一处土地上都有“花儿”怒放、飘香，在河州的每一寸山水之间都有少年成长、放歌。

河州，这片古老的大地，为“花儿”的滋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；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，共同孕育出这瑰丽的民间歌谣。

“花儿”，是河州人共同的歌谣。每一首“花儿”都在吐露心声，每一个曲令都在抒写生活，无论城市乡间，抑或是街巷阡陌，只要一提起“花儿”，个个皆是行家里手；只要一唱“花儿”，人人都是“行家”。

如今，“花儿”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愈加绚烂多姿。那一首首穿越历史的经典曲令，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；那一首首新编的“花儿”，则从不同角度歌颂着新时代的成就，礼赞着新征程上的变迁。

从古老的河州大地，到今天的广阔舞台，那悠扬的河州“花儿”，始终在传唱，在流淌，在向更多的人讲述——那动人的河州故事。